

文化冲突下的选择困境

文化冲突的本质不是文化间的对抗，而是文化融合的开端，文化冲突的发生往往意味着冲突的文化类型已经拥有了各自的受众，所谓冲突，实质是在为融合寻找正确的途径，只是这种途径永远不可能被明确的找到，这种矛盾正是帕慕克小说中文化主题的矛盾之处。

与其说帕慕克的小说是对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土耳其文化选择的思考，不如说是对这种困境文学化的展现，你永远无法从帕慕克的文字中找到他有关土耳其文化问题的确切答案，他是西化主义者吗？至少他自己说过。他主张文化杂合吗？好像也有这样的论点，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反映了土耳其在选择向西还是向东中的困境，同时也揭示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文化的选择的问题永远不会被个体解决，文化是群体性的，无论帕慕克在小说中多么声嘶力竭，他自己的文化思考对土耳其的文化困境的解决又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呢。正如萨义德是让西方有了认识东方的新的角度，而不能彻底颠覆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是缓慢的，不是帕慕克一个人所能看完整的看清的。

对《我的名字是红》的思考多集中于从两大画派的冲突中思考土耳其的文化现状，但是真真出现得最多的人——黑，他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觉得冲突中的黑就像是身在土耳其的帕慕克，他最终能明白一切冲突背后的原因，但他无法改变这种冲突带来的惨烈后果，而之所以最后让橄榄死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之手，充分说明了冲突主体的无力，文化冲突的双方谁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小说选择了一个小角色，而在现实中则是时间，以及在漫长时间中民众自己的选择。

帕慕克最大的价值绝不在于他能解决土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是将这个国家的这种矛盾以个体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名字叫红，红既是一种普遍的颜色，红也是冲突的极端形式——暴力的颜色，当然红也是冲突走向融合的象征——红来自中国，却被西方绘画接受，红的复杂多义恰好就是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的复杂性，正如诺奖颁奖词“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这个颁奖词很好的概括了帕慕克的文学价值，他的文学创作是作为一种现象的象征而存在，这就是帕慕克小说的全部。